

袁鷹 編

清風集



袁鷹 编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
清

風

集

目录

清风小引	袁 鹰	1
西湖茶事	于冠西	6
茶·《茶馆》和我	于是之	15
四川的茶馆	马识途	19
老九和老七	方 成	25
茶之梦	忆明珠	28
茶趣种种	艾 煊	31
品茶与牛饮	冯亦代	36
说茶	白 航	42
我和茶（外一章）	叶君健	49
茶事琐忆	凤 子	59
茶话	老 烈	65
我家的茶事	冰 心	71
太湖畔的熏豆茶	吕锦华	74
太行山油灯下饮茶记	李 庄	80
茶事杂忆	华君武	88

寻常茶话	汪曾祺	92
御茶之雨	苏 予	100
茶和我的关系	杜 宣	106
孟婆茶	杨 绛	110
水乡茶居	杨羽仪	115
我和茶神	邹荻帆	120
佳茗似佳人	何 为	125
龙井看采茶	陈学昭	130
茶雅急救抄	陈迺冬	135
皖南茶乡闲话	陈登科	139
乌龙茶之韵	陈志泽	145
茶之死	陈慧瑛	148
边寨茶趣	张昆华	149
风庐茶事	宗 璞	165
茶诗四题	林 林	169
茶小记	郭 风	177
香港茶事	柳 苏	186
“茶佛一味”	施 佳	192
敝乡茶事甲天下	秦 牧	196
瞬茶馆	秦绿枝	205
俗客谈茶	秦瘦鸥	211
新茶陈柴山泉水	高 光	216

茶道	高洪波	222
漫说茶文化	唐 挚	230
“祁红”因缘	唐大笠	237
大理茶忆	晓 雪	242
茶的绿洲	梅南频	248
栊翠庵品茶	黄 裳	253
初试日本茶道	黄秋耘	260
茶在英国	萧 乾	263
大碗茶之歌	绿 原	272
龙井寺品茶	韩少华	280
茶文化漫语	舒 展	287
坐茶馆	舒 湮	296
茶客、茶帐及茶党	潘际垞	304

清风小引

袁 鹰

人生的妙谛，人类的至情，文化的菁华，艺术的真善美，往往蕴育于日常生活的起居、行止、交往、饮食之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自然是臻于化境。但多数时候，还是可以辨可以言的，也可以写出一篇篇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

比如饮酒，古今中外，出现于文人笔下，酒家口头的诗文名句、歌曲谣谚，实在浩如烟海，不计其数。直到去年，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了一本《解忧集》，其中奇文似锦，妙语如珠，且都具有新意，说它是迄今为止抒写酒文化的压卷之作，似不为过。无怪甫经面世，读书人、爱书人、藏书人都欣然相告，其兼充酒客者更是爱不释手，两万册书迅速告罄。

也许由此契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负责人遂萌发编辑出版一套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的“生活艺术”系列丛书的构想，并由酒文化想到茶文

化。

据说，以饮茶闻名世界的英国人，其饮茶史已逾三百多年，是从中国西去的舶来品。英文的 cha 和 tea，都源自汉语（后者是福建音）。在我们自己，则至少亦在千年以上了。《诗经》里《大雅·騋》有：“周原朏朏，莖茶如飴”句，可作明证。千百年来，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虽是叨陪末座，却不可或缺。上自帝王贵族、文人学士，下至市井庶民、贩夫走卒，日常起居，可以无酒，不可无茶。十一亿人口，饮茶人肯定比酒徒、酒鬼多出不知多少倍，尽管酒的名声大得多。

饮茶，真个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无论是喝大海碗的大碗茶，或是小酒盅似的工夫茶，无论是喝“大红袍”一类的贡茶，或是四级五级花茶末，甚至未经焙制的山茶，其消乏解渴、称心惬意，大致都是相同的。何况春朝独坐，寒夜客来之际，身心困顿、亲朋欣聚之时，一盏在手，更能引起许多绵思遐想、哀乐悲欢、文情诗韵、娓娓情怀、款款心曲……以至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科学、技艺、民俗等等方面思维情愫的流动和见闻知识的涉猎，都能给纷扰或恬静的生活

平添几缕情趣。酒使人沉醉，茶使人清醒。几杯茶罢，凉生两腋，那真是“乘此清风欲归去”了。几年前访日本京都，听里千家主人千宗室先生介绍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四个字，虽然还不甚了解，但恍惚间似乎感到有心意相通之处。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千古名句，也许只是曹孟德当年兴到落笔。后人不断重复这两句诗，却又不断以自己的体会否定了它。茫茫人世，忧思、忧虑、忧愁、忧患千桩万种，区区杜康何能消解那许多？若是二三知己，品茗倾谈，围炉夜话，如潺潺春水，汨汨清溪，倒可以于相互慰藉中真的分忧解愁。我自己有切身感受。十年前，林林同志七十华诞，我曾作俚句一律相贺，中有一联：“小院灯黄情思远，西楼茶酺笑谈浓。”诗意平平，写的却是实事。十年动乱中，我们在京华北城净土胡同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常在他家楼上一边喝工夫茶，一边无所顾忌地纵谈时事。窗外寒风凛冽，室内炉火熊熊，喝了几道乌龙茶，将一切愁思郁闷都抛诸脑后，于是踏月回到我独自索居的小院。此情此景，已恍如隔世，而他家乌龙茶微带苦涩的滋味，至今还留在齿颊间，尤其是乱离艰危之世，更觉难忘。请读

者浏览一下本书中许多作者对自己种种不同遭际中饮茶经历的回忆，便可知愚见不谬了。

范仲淹《斗茶歌》中有句云：“吁嗟天产石上英（指茶叶），论功不愧阶前蓂（指传说中的瑞草）。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又写到若遇到好茶出世，“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夸张虽然夸张，却也见希文先生对饮茶确是一往情深。为茶评功摆好、尽力渲染的远不止范希文一人。于冠西同志寄稿来时，惠赠一册《中国古代茶诗选》，钱时霖先生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展读之际，不禁大喜。过去虽曾读过些茶诗，实未料到竟有如此之多，真是孤陋寡闻。据钱时霖先生说，他于从事茶叶研究之余，陆续收集到的古代茶诗已有一千余首，编入此书的，亦有自唐至清二百余首。此书印了一万册，这在出版事业尚处于低谷的今天，实在不易。但是无缘读到的肯定还有成千上万。我愿推荐给嗜茶又爱诗的读者，这些诗将茶和诗融为一体，其中不少又将留连山水和品茗畅叙相连，更觉清风习习，韵味无穷。

钱时霖先生在那本茶诗选前言中，提到有人

将苏东坡两首诗中的名句集成一副对联，天下饮茶同好不妨将它悬在壁间，茶烟浮绕之时，或许能助你进入悠然神往、心灵纯净的境界：

欲把西湖比西子
从来佳茗似佳人

1989 寒冬之夜

西湖茶事

于冠西

少时读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读到“晴窗细乳戏分茶”，总对“分茶”一词不得其解。后来，长居杭州，便中请教专家，才知道“分茶”是宋元时煎茶品茗中的一种逸趣。茶煎汤后，上浮细沫如乳，用箸搅之，使汤水波纹幻变成种种形状，藉以观赏。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一诗，曾专门记述了老僧分茶时茶汤中显现的奇妙景象：“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曾见有的注家，把陆诗中“晴窗”一句注为：借晴窗之光，分拣茶叶，鉴别质量等级。释义欠准确。宋时所用都是饼茶、团茶，尚无散茶制法，如何分拣？

从上述放翁这句诗中，也使人知道当时茶中上品其浮沫色白如乳，色翠绿者却非上乘。所以，蔡襄为范仲淹改诗一事，曾传为文坛佳话。蔡将范诗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改为“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身居

龙图阁直学士高位的范仲淹，对此谦逊而感佩地说：“君善鉴茶者也，此中吾语之病也。”蔡襄曾任福州、杭州知州，对茶确有研究。《茶录》一书，就是他论茶、论茶器兼论烹茶之法的专著。

昔日茶色贵乳白，后世茶色贵翠绿，大约主要是制茶及煎泡方法不同的缘故。据记载，古人饮茶，开始是用野生鲜叶，到了曹魏始有采叶做饼的方法，目的是方便携带和保存。唐代发明了蒸汽杀青捣碎制饼烘干法，宋代又有于蒸青之后压榨去汁做成蒸青团茶之法。那时饮茶，要将茶饼或茶团弄碎碾细，置于容器烹煮，饮时连同茶末一同下咽。所以唐宋诗文中均称“煎茶”、“烹茶”、“煮茶”，而无“冲茶”、“沏茶”、“泡茶”之称。陆游、杨万里时代的文人墨客、僧尼道士以“分茶”为茶道中之一乐事，就是这么来的。

西湖群山皆产茶。西湖种茶始于何代何人，其说不一，《西湖志》等书对此亦乏详确记述。但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已有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当时所产之茶，名为“白云茶”、“香林茶”、“宝林茶”。至北宋苏东坡知杭州时，对西湖种茶的历史曾有考证，他认为西湖最早的茶树，在灵隐下天竺香林洞一带，是南

朝宋诗人谢灵运（385—433）在下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来的。故苏诗中有“天台乳花也不见”、“白云峰下雨旗新”等句（白云峰在上天竺）。东坡此说和《茶经》之记载正相吻合。如以此说推断，西湖种茶最迟当始于南北朝，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而倡导种茶者，多与从事宗教佛事的人士有关。所以，除野生之茶外，古代人工种植之茶树，多在名山古刹附近。据专家说，这是因为寺庙僧尼均奉斋戒，以茶代酒；而且饮茶可以提神，避免在坐禅修行时为睡魔所扰。

饮茶而讲究茶叶，始于唐代。推重何处出产之茶，则因年代而不相同。如唐代重阳羨（今江苏宜兴）茶，宋重建州（今福建建瓯）茶，清代则重武夷茶、龙井茶。可见西湖龙井茶之名重于世是比较晚的。

龙井茶至清代始得被推重，这大约和上述制茶工艺的演进有关。制茶由饼茶、团茶而逐渐演进为后来的散茶；饮茶由烹、煮演进为后来的冲、沏，是明清以来的事。演进的原因，是后者较之前者制作简便，省工省时，更重要的是保持了茶叶的色、香、味、形，大大提高了茶汤的品

质和品茗的真趣。

西湖龙井茶，就是在这种演进中，充分显示了它们的优势，以其色香味形“四绝”而后来居上、独步天下的。

西湖群山依江带湖，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尤其在春茶旺发时节，不时细雨蒙蒙，山坡溪涧之间的茶园，时与云雾为侣。加以茶园多系微酸砂质土壤，通气透水，有效磷含量丰富，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其中尤以狮峰、龙井、去楼、梅家坞所产之茶品质最优。昔日即按此分为“狮”、“龙”、“云”、“梅”四个品类。近几十年来，已将其归并为“狮”、“龙”、“梅”三个品类。其中以狮峰龙井为诸茶之冠，一九八一年曾荣获国家金质奖。

“龙井茶”之名，既是以其产地命名，又是以其世传的独特的制茶技艺命名。所以，产于西湖者或产于杭州郊县者，凡以其技艺所制之茶，均称之为“龙井茶”。但不产于西湖者，皆称之为“浙江龙井”，以与“西湖龙井”相区别。

龙井茶的外形和内质皆美，除产地天时地利条件外，全赖其精湛的炒制工艺。炒制特级龙井，全用手工操作，分“青锅”和“辉锅”两道工序，其间不经揉捻，是制作上的一大特色。炒茶

温度控制全凭手感，炒制过程有“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等十大手法。熟练地掌握这一系列手法，决非一朝一夕之功。炒制一市斤特级龙井茶，需用手工采摘、精心挑选的三万至四万只芽头，炒制时间达四小时之久。所以，龙井上品来之不易。

常言道：“好茶尚须好水”，“茶贵新、水贵活”。西湖除产好茶外，还有好水与其相配，真是得天独厚。《西湖志·山水》所载之名泉、名涧、名井多不胜数，多为品茗之佳水。如今最著名的莫过于虎跑泉、龙泓井。其他尚有灵隐之冷泉（实为涧水）、灵峰南麓之玉泉、葛岭背后之白沙泉等等。虎跑泉位于大慈山麓定慧禅院之中，泉清冽而甘寒，古时与龙井、玉泉、郭婆井、吴山泉，并称为“杭之圣水”。如于清明前后，去虎跑、龙井等地，得新制之“明前”、“雨前”特级龙井少许，置于杯中，以煮沸而稍降温之新鲜泉水冲泡，但见杯盏中朵朵芽片，芽芽直立，一枪（芽尖）一旗（嫩叶），徐徐舒展，缓缓摇曳下沉，其形天然完美，栩栩如生。若所用茶具是明洁的无色玻璃杯，此时若迎着日光看去，只见嫩绿芽片上的茸茸细毫，与茶汤中上下

翻腾之细小茶素，晶莹闪烁，交相辉映，展现出一片春的生机。茶汤之色，淡雅素净，宛若早春三月烟雨空蒙中湖山所透出的一片新绿。随着杯中茶气的蒸腾，其气之香，介于有无之间，如龙井幽谷所产之素兰，嗅之则无，无意中却沁人心脾，大有君子之风。至于茶汤之味，更是轻清无比，若细细品啜，则觉清而不醇，甘而不冽，口颊生香，芬芳隽永。假日工余，若得于此山水佳处凭窗静坐，品此好茶，实是一大雅事，一大乐事。

周恩来总理生前最爱饮龙井茶。来杭时，公务之余，常自杭州饭店（他不住别墅，只住杭州饭店五楼）出行过西泠桥，沿白堤去孤山前的楼外楼等处品茶。每次品过，均嘱随行同志代为照价付钱。住在宾馆喝茶亦照价付款。而且上午冲泡一杯，品尝之后，嘱服务员不要倒掉，下午仍继续冲饮。他曾对人说，一杯龙井，数百嫩芽，由采到制，来之不易，物力民力应当爱惜。周总理与西湖茶农交谊很深，每次来杭，必去龙井、茅家埠、梅家坞等地访问茶农，了解茶事民情，同干部座谈发展规划，同采茶能手在茶园聊天，鼓励茶区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弘扬

祖国的茶文化，使龙井茶能为国内外更多的人士所享用、所喜爱。他曾称梅家坞是他联系各层群众的蹲点单位。只此一地，他就先后去过五次，可说是全村妇孺皆识。

朱德总司令生前不只喜爱杭州之兰（杭州花圃兰花室之匾额即其亲笔所题，并曾赠亲自培育的茶花珍贵品种），而且喜爱西湖之茶，他老人家也曾不止一次去茶乡访问，并有《看西湖茶区》七绝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

鲁迅先生虽为浙人，但平日似不讲究饮茶。有一回上海某公司廉价卖茶，先生以每两洋二角去买来二两。他在一篇杂文中写道：“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他认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窰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